

歷史國中組教案：

照片能說明「蕃童教育所」的真相嗎？

照片能說明「蕃童教育所¹」的真相嗎？

一、課程設計理念

這個課程設計是以「角板山蕃童教育所」圖像資料為探究主題的學習活動，藉由教科書常使用的照片，讓學生探究照片能夠反映多少「真實」？本課程設計以「照片能說明『蕃童教育所』的真相嗎？」這個問題做為貫串整個教學活動的探究核心，這個以圖像與文字資料為主的學習活動都是從這個問題所發展出來的，學生必須藉由閱讀與書寫的過程從不同的資料之間來回反覆地思考，來體會「如何從『文本』的角度來思考『圖像』」的方法，並且學習用歷史學科的方法來探究歷史。本教學設計提供方案一與方案二以供選擇，教師可根據課程規劃彈性安排，如時間允許亦可整併兩個方案進行教學。整體設計如下：

（一）閱讀一張照片

這個以圖像資料為主的學習活動設計在挑戰關於「有圖有真相」的既定想法，於是以「有『圖』真的有『真相』嗎？」作為這個活動的開場白來明確地揭示這個課程的立場，為了讓學生能進一步地探究這個概念，學習活動就從「角板山蕃童教育所」（資料 1）這張照片著手。在學生開始閱讀（資料 1）照片之前，先簡單介紹關於「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的資料背景。接下來就是帶著學生觀察這張照片，過程中藉由寫下對於照片的觀察細節與感覺來幫助學生閱讀，最後書寫面對這張照片會出現的問題。從學生的回答不僅能了解學生面對照片時的困難，也可以認識學生在觀察照片時所關注的焦點，都可以作為理解學生看待這張照片的線索。這階段的學習活動提供讓學生親自與資料交手的機會，藉由擴散性的問題來啟發學生對於圖像資料的觀察、想像、感覺與思索，是從學習者主觀認知的角度來切入對於這份資料的判讀，學生要是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觀察這張照片，就沒有機會親自地解讀與體會這張照片所傳遞的訊息，也無法產生困惑來挑戰自己原本的認知。

（二）為何會拍攝這張照片？

在學生觀察這張照片並寫下自己的想法之後，「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所能說出來的真得就如學生所想的一樣嗎？從這個階段的學習活動開始，學生必須學習歷史學科的方法：能夠追本溯源地探查（sourcing）關於資料來源的訊息，學生要學會面對資料先要探問——為什麼會有「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為什麼要拍攝「角板山的蕃童教育所」？

接著讓學生閱讀（資料 2）〈角板山大事記〉來回應這個問題，讓學生認識西元 1905 到 1930 這段期間角板山地區泰雅族部落經歷在總督府「理蕃」計畫下從抵抗到馴服的過程，了解原來角板山地區的泰雅族並非如同照片當中馴服順從的形象，並進而將（資料 1）這張由官方發行的照片與（資料 2）中「理蕃」計畫之間產生連結，才能夠理解這張「被製作」出來的文本（資料 1）其實是總督府官方作為其理蕃事業的宣傳。

（三）探究這張照片傳遞與隱藏的訊息

接下來要探究的問題是——（資料 1）這張照片到底在說什麼樣的故事？傳遞什麼樣的觀點或是訊息？或是更進一步地問，這張照片呈現的方式所透露的思考是什麼？當時拍攝照

¹ 臺灣總督府以「蕃」來稱呼原住民，為讓學生能更貼近歷史現場，並分析照片所隱藏的訊息與價值觀，探究殖民教育對於個人與族群的多重意義，本教案保留當時所使用的「蕃童教育所」一詞進行教案設計。

片者與觀賞照片者所共同分享的價值觀是什麼？都能作為我們理解（資料 1）照片所處的歷史脈絡，這種對於圖像資料「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的理解方式，便是歷史學科最為獨特的閱讀方法。

為了學習這樣的方法，學習活動要學生藉由（資料 3-5）等三則圖像和文字資料和（資料 1）這張照片相互對照，來探究〈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所傳遞的觀點或是訊息是什麼？學生必須從（資料 3-5）三則資料找到能夠補充或是印證（資料 1）這張照片所傳遞的訊息，經過比較與歸納之後，完成從不同資料擷取並記錄相同主題訊息的書寫。

在這個階段的學習活動當中，學生應該能夠從資料的對照與分析當中歸納出照片裡所傳遞角板山泰雅族學童「被同化為日本人」的訊息。對於更多元複雜的將資料「脈絡化」的思考，或許對於習慣將思考簡單化的學生來說未必能在這個階段形成，但是對於能夠將思考複雜化與願意嘗試智識上挑戰的學生來說，未必不能在這個學習活動的過程中嘗試「脈絡化」的思考：理解（資料 1）這張照片是在被拍攝者泰雅族主體性消失的角度下，由製作照片的日本官方與照片流通觀看所在 1930 年代的日本與台灣漢人社會共同看待沒有文明的他者（泰雅族）走向文明（日本化）的思考方式，探究（資料 1）這張照片所隱藏的訊息與價值觀。

（四）探究這張照片能否說明真相？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之間，角板山地區泰雅族對於日本的態度從反抗到臣服，日本似乎完全控制了他們。（資料 1）這張照片裡所呈現學童們全都規規矩矩的乖巧形象，真的能夠說明角板山地區泰雅族學童受教育的真實情形嗎？要探究這個問題，學生必須學習歷史學家操作資料的方式：藉由不同資料之間相互比對的交叉驗證（corroboration）來探查，經歷評估資料彼此在哪些地方相互補強、在哪處以及為什麼它們相互矛盾的思考過程。

（資料 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能夠說出那些故事？無法說出那些故事？學生必須分別將（資料）6-10 的每個資料來對照（資料 1）這張照片，從這些資料相互交叉驗證的過程中，來探究日治時期角板山蕃童教育所裡的真實情形，藉由將不同資料之間分析比對的書寫，找出這張照片可以說出來的故事，以及無法說出來的故事，並探究蕃童教育對於個人與族群的多重意義。

（五）形成對於資料的論述

在最後學習階段的《我的調查報告》作業當中，學生要根據教材當中所提供的資料來討論——（資料 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是否能說明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真實情形？並且寫下自己對於這些資料的論述。

作為這個最終學習活動的目的，是讓學生能夠理解——我們無法單一地從（資料 1）照片來推論並且找到真相，因為資料從來就不能單獨成立，它們總要經過與其他原始與二手資料來考察，在閱讀資料的過程中，「這張照片能說明蕃童教育所的真相嗎？」的問題必須緊扣著每個階段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閱讀與比對相關資料後，思考圖像資料學習照片作為論述證據的可能與限制。

二、教學對象及其學習經驗

本課程的教學對象為國中七年級的學生，其在國小已學習過日本統治時期關於「理蕃」政策與教育政策的相關知識，故本教學活動所提供的資料可融入「歷 Ea-IV-3「理蕃」政策與原住民社會的對應」、「歷 Eb-IV-1 新舊文化的衝突與在地社會的調適」中進行教學，亦可在

完成上述內容學習後，於「探究活動」(歷 Ga-IV-2) 中實施。

三、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照片能說明「蕃童教育所」的真相嗎？	時間	方案一：2 節課
主要設計者	王曉玲		方案二：2 節課 合併：3 節課
領域核心素養	<p>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p> <p>社-J-B2 理解不同時空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並思辨其在生活中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影響。</p>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p>社 1a-IV-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p> <p>歷 1b-IV-2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p> <p>歷 1c-IV-2 從多元觀點探究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與意義。</p> <p>社 3b-IV-2 利用社會領域相關概念，整理並檢視所蒐集資料的適切性。</p>	<p>歷 Ea-IV-3「理蕃」政策與原住民社會的對應。</p> <p>歷 Eb-IV-1 新舊文化的衝突與在地社會的調適。</p> <p>歷 Ga-IV-2 從主題 E 或 F 挑選適當課題深入探究，或規劃與執行歷史踏查或展演。</p>	
學習目標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透過歷史照片與現今生活的比較，覺察過去與現在的差異。 2. 將歷史照片放入其所生成的背景進行檢視，並說明該照片與相關政策的關聯。 3. 比對不同的資料，從不同的角度探究蕃童教育對於個人與族群的多重意義。 4. 比對不同的資料，探究照片能夠反映多少「真實」及其隱藏的訊息與價值觀。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p>從學生最熟習的教室空間出發，透過一張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的照片，引導學生覺察過去與現在的差異，並透過不同資料的比對，分析一張照片能夠呈現多少「真實」，進而學習照片作為證據的適切性。</p>		
教學設計	<p>方案一（二節課）：我們能從一張照片學到多少？</p> <p>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藉由照片來傳遞訊息，除了照片比文字更簡單易懂之外，照片也似乎比文字更接近事實真相。但是，有「圖」真的有「真相」嗎？照片真的比文字更簡單易懂嗎？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從教科書上常出現的照片（資料 1）出發，透過不同資料的比對，讓學生嘗試從照片生成的背景來解讀照片，並探究照片隱藏的訊息與價值觀。</p> <p>一、引起動機：</p>		

投影「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資料1），簡要說明該照片的來源，並請學生回答以下問題：

1. 這張照片告訴你蕃童教育所上課的情形，你所看到的蕃童教育所內教室的情形是怎樣的？
2. 可以用那些字來形容這間教室？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3. 這張照片會讓你想問什麼問題？

二、發展活動：

提供 1905 年至 1930 年間發生於角板山的大事記（資料2），請學生回答以下問題：

1. 你認為 1915 年以後角板山泰雅族與日本政府之間經歷了什麼改變？
2.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的拍攝與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否有相關？為什麼？

三、總結活動：

提供資料3至資料5讓學生進行比對並填寫表格，探究照片隱藏的訊息與價值觀。

方案二（二節課）：照片沒有說的是？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之間，角板山地區泰雅族對於日本的態度從反抗到臣服，日本似乎完全控制了他們。〈資料1〉這張照片裡所呈現學童們全都規規矩矩地服從的樣子，真的能夠說明角板山地區泰雅族學童受教育的真實情形嗎？透過不同資料的比對，讓學生探究蕃童教育對於個人與族群的多重意義，並分析一張照片能夠呈現多少「真實」，進而學習檢視證據的適切性。

一、引起動機：

投影「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資料1），簡要說明該照片的來源，並請學生回答以下問題：

1. 這張照片告訴你蕃童教育所上課的情形，你所看到的蕃童教育所內教室的情形是怎樣的？
2. 可以用那些字來形容這間教室？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3. 這張照片會讓你想問什麼問題？

二、發展活動：

提供資料6至資料10（包括總督府的調查報告、學者研究、地方鄉志的紀錄以及耆老口述等），讓學生比對相同與不同的部分，檢證照片能夠說出那些故事？無法說出那些故事？並從不同的角度探究蕃童教育對於個人與族群的多重意義。

三、總結活動：

請學生依據教材中所提供的資料，分析〈資料1〉這張照片是否能說明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真實情形，並說明其理由。（如此部分無法在課堂中完成，可做為學生的回家作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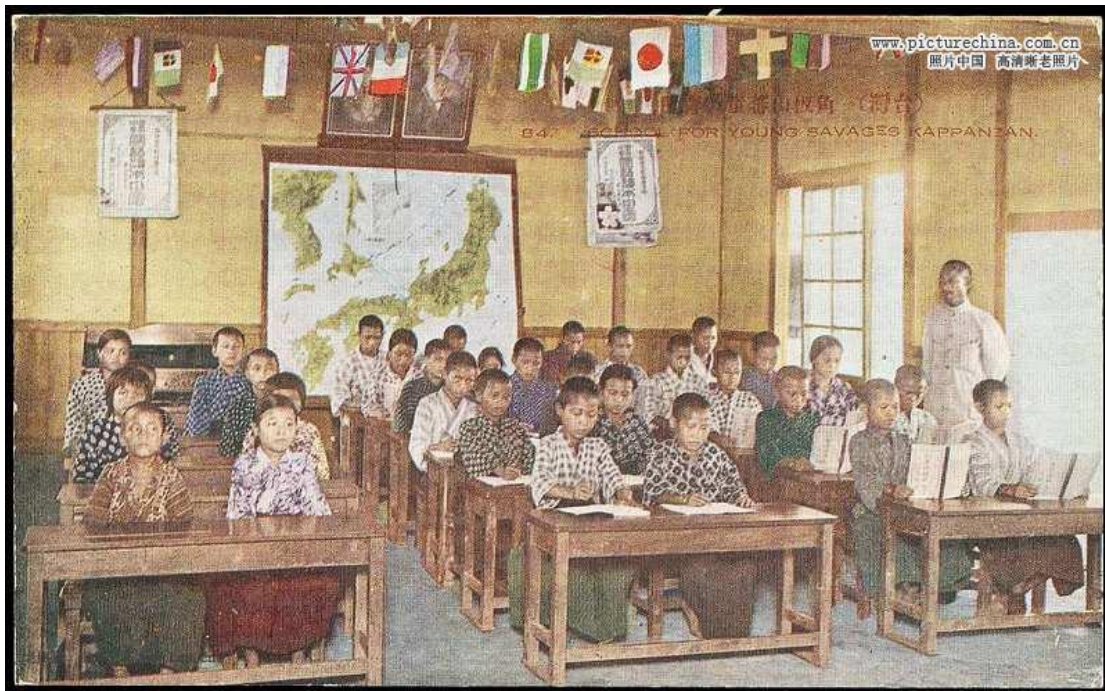
學習評量

本教學設計在不同的步驟皆提供不同的資料供學生閱讀，並設計相關問題引導學生能引述資料回答相關問題，故在評量時必須依據學生在論述時援引資料的狀況，以及所引述資料與其論述間邏輯的一致性進行評比，連結性越高

	則評分等級越高。
備註	臺灣總督府以「蕃」來稱呼原住民，為讓學生能更貼近歷史現場，並分析照片所隱藏的訊息與價值觀，探究殖民教育對於個人與族群的多重意義，本教案保留當時所使用的「蕃童教育所」一詞進行教案設計。

四、資料說明

資料 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



這張照片是教科書講述日治時期教育發展時常會使用的照片，如仔細觀看這張照片，可以發現這張照片中表情嚴肅的泰雅族學童沒有任何人注視著鏡頭，左側的學童凝視前方、中間與右側學童卻分別注視著桌面與課本，學童們的表情與動作顯現出一種矛盾：他們為何如此整齊一致？為何如此安靜嚴肅？左側的學生似在聽講、桌面上空無一物，中間的學生在寫字、桌面上擺放著作業，右側學生都在看書、桌上都放著課本，為何坐在同一間教室的學童卻做著不同的事情？站在右側而未站在講台上的老師與其說是在上課，更像在監看著課堂裡的學童。坐著的泰雅族學童各個表情呆滯嚴肅、動作僵硬的神情，與台灣現行課堂的差異甚大，是否真地反映出當時角板山泰雅族學童教育的實際情形？如果能，那麼這張照片所能傳遞的訊息是什麼？如果不能，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讓照片無法說出真相？

若是我們從照片裡人物的姿勢、位置以及畫面的構圖，處處顯露出這張照片經過人為刻意地安排、設計與製作的痕跡，也就是這張並非在不經意的情況下隨手所拍攝、而是在根據特定目的與動機下所製作出來的照片，這樣的話，是否這張照片無法呈現出事實真相？還是能夠向我們吐露關於這張照片社會背景的什麼線索？或是傳遞被隱藏的什麼訊息？若是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追本溯源地探查（sourcing）這張照片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被拍攝的？

這張的照片是來自 1930 年台北「生番屋本店」所印行的明信片，台灣在日治時期的 1920 到 1930 年這段期間所流通的明信片當中，出現許多位於今天桃園縣復興鄉角板山番童教育所為主題官方所拍攝的照片。關於明信片在台灣的發行與流通，可以追溯自日本占領台灣後在

總督府的主導下，攝影在台灣被日本政府、學者及民間機構用來調查、紀錄與研究台灣的風土人情，² 作為日本帝國對於被占領土地的紀錄，後來透過流通在日本與台灣各地的明信片，讓這些照片廣泛地被群眾所閱覽。明信片使得這個藉由相機的紀錄將現實轉變為可供觀賞的閱覽品。³ 對於閱覽者而言，明信片上的照片似乎傳遞著關於台灣社會與文化最貼近真實的訊息。

日治時期在台灣流通的明信片，包括當時台灣各地風景、神社、生蕃（原住民）、鐵道建設、殖產交通、社群文化、城鄉建設等，皆被納入鏡頭的框架當中，在當時資訊流通尚未發達，電視、報紙、雜誌等傳媒缺乏的時代，日本統治者為快速有效地推展、執行各項殖民政策，乃善用各類視覺媒體，以作為殖民教化的政令宣傳工具。⁴ 因此，面對這張〈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看似紀實的照片時，我們不能忽略這張照片以明信片的形式流通的背後，傳達著什麼樣的觀點與訊息？以及這張照片的拍攝，隱含著什麼樣的意圖？

為了探究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溯（sourcing）發行這張明信片的時代背景——日治時期的 1930 年，往前追溯的 1920 到 1930 年這段期間在台灣所流通的明信片當中，出現許多與〈資料一〉同樣以角板山（今桃園縣復興鄉）蕃童教育所為主題官方所拍攝的照片，我們必須要問的是：為何出現許多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為主題的照片呢？為何與這個主題相關明信片的發行都是集中在 1920 到 1930 年的這段期間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問：1930 年代以前，角板山地區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的社會背景是什麼？

資料 2：角板山大事記

（一）脫卻野蠻？

日本自 1895 宣布治理台灣後，在 1896 年便開辦管理原住民事務的撫墾署，掌管樟腦森林、蕃界出入取締等事務。「教育蕃民是我政府責任，開發蕃地是培養富源的要務。……樟腦之製造、山林之經營、林野之開墾、農產之增殖、礦山之開發、對內地人之移居，無一不與蕃地有關。台灣之將來在蕃地，若要在山地興起事業，首先要使蕃民服從我政府，使其得正常生活途徑，脫卻野蠻境遇。」⁵ 從總督府民政長官水野遵⁶所提的報告來看，日本統治台灣時基於樟腦、山林、礦藏等資源能為殖民政府帶來可觀的財富，便著手台灣山林的開發，為了開發這片資源豐富的蕃地，必須讓世代居住台灣山林的「蕃民」轉化為臣服於總督府的「順民」，因此歷任台灣總督莫不將施政重點放在原住民的安撫與征討。

在兒玉源太郎擔任台灣總督的第二年（1899 年）就開始實施樟腦專賣制度，延用清代「隘勇線」的設計，嚴加取締山區的製腦伐木開墾活動。因為大嵙崁地區（今桃園大溪）泰雅族對於實施樟腦專賣後所感受到的壓迫已無法再容忍，導致 1900 年大嵙崁抗日事件爆發。雙方展開激烈的槍戰，日軍動用了臼砲砲擊，283 名軍人、一隊砲兵，也難以抵禦抗日的大嵙崁區域泰雅族，總督府決定放棄武力征服，只好採取禁止交易的「封山」策略。⁷

² 王雅倫（民 87）。忽近似遠~一世紀台灣老照片顯影。臺灣攝影年鑑綜覽：臺灣攝影發展概述，62。臺北：原亦藝術工作室。

³ 陳宗仁主編（民 92）。世紀容顏：百年前台灣原住民圖像，8。臺北：國家圖書館。

⁴ 姚春雄（民 94）。設計本事：日治時期臺灣美術設計案內，233。臺北：遠足文化出版社。

⁵ 藤井志津枝（民 86）。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一卷。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6 頁）。臺北：文英堂。

⁶ 1895 年以辦理公使身分負責接收台灣事宜，為總督府第一任民政局長。

⁷ 傅琪貽主持（民 99）。大嵙崁流域北泰雅族抗日事件始末成果報告（精簡版）（84-85 頁）。行政院國家科學

有鑒於此，在 1903 年總督府的理蕃政策中，將阻止日本向蕃界開發的北部「凶蕃」泰雅族列入最野蠻的「生蕃」之列，認為文明國家有義務迫使「生蕃」馴服，為了達到目的，給予國家對「生蕃」有行使武力、發動戰爭的權力。於是採取積極壓迫的方式，將「隘勇線」不斷地往山地推進，相對於淪陷區「隘勇線」內土地不斷擴大，居住在「線外」的泰雅族的生活空間卻越縮越小。⁸這種壓迫泰雅族的行動又與 1904 年日俄戰爭的爆發有關，因為戰爭的需要促使總督府藉由樟腦與鴉片專賣的收益才讓台灣財政的獨立自主成為可能，特別在日俄戰爭期間，樟腦與鴉片的收入高達臺灣總督府歲收的 42%，在如此鉅額利益的引誘下，讓總督府理蕃當局不斷地發動「隘勇線」向山區前進的運動。⁹

1907 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在上任後就制定「五年理蕃」討伐政策，在定調為「南蕃撫育、北蕃討伐」的基本政策下，針對「北蕃」泰雅族區域，實施軍警共同的「隘勇線」前進鎮壓政策，整個計畫中的第一條防線就在大嵙崁山區。同年四月，發動桃園、深坑二廳的大批軍警強佔枕頭山、角板山一帶，於是引爆當地族人激烈的抵抗，戰火蔓延到十月，日方以「理蕃」史上首要「大戰爭」來記錄枕頭山之戰。戰爭中日方出動桃園廳和深坑廳部隊共 1,900 名，從東西兩側發動隘勇線前進攻勢，以完成插天山、枕頭山東西隘勇線的連線。部隊抵達枕頭山時，遭遇大嵙崁區域泰雅族的強烈抵抗，日方一支部隊開挖隧道欲直通枕頭山，另一部隊則以馬匹搬運大砲，企圖占領枕頭山頂。五月枕頭山攻防戰時，雙方在一百米近距離僵持並展開肉搏槍戰長達三個月之久。人數眾多的日警與隘勇似乎不是少數卻善戰的泰雅族戰士的對手，日警、隘勇中戰死多達 117 人、傷者 239 人。雙方激戰交火了四十天餘，隘勇線僅鋪設約 100 米就難以推進。泰雅族善用地形作堡壘藏身，且乘機襲擊日方塹壕，逼日方消耗多數的有打戰經驗且幹練的隘勇們。於是出現隘勇與保甲等乘戰鬥混亂中棄職逃逸，桃園廳部隊只好向外如臺中、南投兩廳求救，要求派遣武裝部隊，最後終究佔領了枕頭山。

守不住枕頭山，失卻最後堡壘的大嵙崁區域泰雅族的士氣陷入低迷，當時角板山社和竹頭角社的泰雅族人對此戰役持悲觀態度，一直不願意以部落為單位繼續參戰，於是日方利用這些未參與作戰的泰雅族部落，向抵抗者展開誘降。另一方面，為了破壞泰雅族的同盟勢力，日方新竹廳為牽制同盟夥伴馬武督社，便直搗腹地使其喪失抵抗能力。在泰雅族的戰士數量日趨短少之際，桃園廳部隊動員增派千餘人，在交戰三個月之後，雙方經協調而達成協議。¹⁰

在枕頭山的戰役後，日方一方面推進隘勇線，另一方面以准許交易來誘降大嵙崁山區的部落歸順投降，這也是自 1907 年佐久間總督推動「五年理蕃」計畫以來，善用「線內蕃」來對未投降的「線外蕃」展開遊說的安撫做法。1908 年至 1910 年間桃園廳共舉辦五次大嵙崁區域的「歸順」儀式，同時把頭目帶到「臺北觀光」以見識日本的偉大。讓在宣示「絕對服從」的「歸順」儀式後的泰雅族，便被准許居住在「線內」，「線內」者不但獲准物品的交易，還可受到醫療方面的照顧。「線外」者無法獲准物品交易，並且日方在山頂上設高射砲，瞄準範圍朝向那些尚未對日方投降的大嵙崁山區的泰雅族聚落。

為了對付這些大嵙崁山區尚未歸順與征服的部落，以確保「內山」治安交通路線的安全並促進山物產開發，1910 年總督府擬連結臺北、桃園、宜蘭、新竹等北部「隘勇線」，經歷

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⁸ 陳錦榮編譯（民 67）。日本據臺初期重要檔案（118-275 頁）。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⁹ 傅琪貽主持（民 99）。大嵙崁流域北泰雅族抗日事件始末成果報告（精簡版）（88-89 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¹⁰ 同上，p95-98。

5 月到 11 月約半年的戰爭後，日方獲得北部中央山脈深山地區的龐大利益，於是廢除設在枕頭山與插天山間的「隘勇線」。臺北廳則從此完全廢除「蕃地」。對於決定接受日本統治的大嵙崁山群泰雅族部落來說，在交付鎗彈後失卻自由打獵、開墾及傳統生活，是接受「歸順」後最痛苦的懲罰。

自 1896 至 1910 年長久以來將「經營台灣山林」視為重點施政的台灣總督府來說，從沒收原住民槍枝的數量來看總督府對於北部泰雅族所擊劃的「五年理蕃」事業，無異是一場苦盡甘來的勝利：1910 年前全島「蕃人」12 萬人、27,288 槍枝中，泰雅族 29,149 人、1,0841 的槍枝數佔全體原住民槍枝的三分之一，因此總督府光沒收北部泰雅族人手中的槍枝，就能達成 61% 的業績。由此可見位於復興鄉的大嵙崁溪流具有戰略上的重要位置，能夠平定大嵙崁山區的泰雅族可謂是日本「理蕃」政策成功的關鍵。¹¹

對於覬覦北部山區樟腦、山林、礦藏等豐富的資源，必須對付「凶蕃」泰雅族才能取得「蕃地」的台灣總督來說，如何迫使大嵙崁山區的泰雅族能夠「歸順」成為整個「理蕃」事業的關鍵，除了依賴強力的驅迫之外，利用像角板山社這類立場較溫和的「線內蕃」對於未投降「線外蕃」的誘降亦是理蕃的重點工作。

（二）帶進文明？

征討與安撫的兩手策略一直是總督府在面對台灣原住民時所採用的手段，從 1900 年「大嵙崁山區的抗日事件」、1907 年在「五年理蕃」事業初期「征討北蕃」的政策下所引爆的「枕頭山事件」、1910 年「五年理蕃」事業當中為了貫穿北部中央山脈而強迫所有泰雅族歸順政策下所引爆的「大嵙崁山區事件」，在這個過程中，總督府除了利用「隘勇線」強制鎮壓並驅迫北部的泰雅族以外，利用各區域不同立場泰雅族群之間的分化與招降亦是「五年理蕃」事業能夠成功的因素。

因為「征討北蕃」是整個「五年理蕃」事業能否成功的關鍵，而大嵙崁山區在「北蕃」的區域分布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如何能夠在強力鎮壓的戰術之外、安撫與招降那些廣布在大嵙崁區域兇悍的泰雅族部落？於是和類似角板山社採取妥協立場的泰雅族部落便成為總督府爭取成為合作的對象，與其說角板山社等「線內蕃」作為歸順的「典範」，不如說是對於不願屈服的「線外蕃」發揮著「招降」與「滲透」的功能，慢慢地影響原本不願屈服的泰雅族部落走進歸順的「線內」，讓總督府在理蕃事業的進展上獲取前所未有的成功。

對於台灣總督府來說，沒收了北部泰雅族人的槍枝，取得了泰雅族部落長老「歸順」的承諾，就能夠保證大嵙崁山區泰雅族不再發生抗日的行動嗎？對於這個區域泰雅族部落在投降之後卻又參與反抗、立場反覆的紀錄不是沒發生過。因此如何改造泰雅族人「使其得正常生活途徑，脫卻野蠻境遇」？成為總督府所要面對的課題。

「教育蕃民是我政府責任，開發蕃地是培養富源的要務。……若要在山地興起事業，首先要使蕃民服從我政府，使其得正常生活途徑，脫卻野蠻境遇。」¹²從總督府著手蕃務，「開發蕃地」與「教育蕃民」在「理蕃」事業中扮演著同樣重要的角色。在 1908 年「蕃童教育標準」與「蕃童教育綱要」公布之後台灣總督府為了教育蕃民在全臺普遍設立「蕃童教育所」，1907 年角板山地區爆發被稱為「大戰爭」的「枕頭山之役」，而「角板山蕃童教育」的成立就在「教育標準」頒布與這場戰爭發生後的 1909 年，在這個時候成立蕃童教育所的原因，是

¹¹ 同上，p107-110。

¹² 藤井志津枝（民 86）。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一卷，1897。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6 頁）。臺北：文英堂。

總督府為了解決來自「蕃界」的騷擾，可以藉此與「蕃人」親近溝通。¹³作為「理蕃」事業中的一部分，教育所提供了統治者日本人與被統治者原住民之間溝通與訊息傳遞的管道。因為「征伐北蕃」對於「五年理蕃」事業影響至鉅，如何透過角板山社「馴化」大崙崙地區尚在「線外」未被馴服的泰雅族部落，「角板山蕃童教育」的成立明顯的是在「理蕃」政策下作為「馴化」泰雅族的試驗場地。

佐久間總督在臺任期最後的 1915 年轉為實施「撫育」措施，針對「歸順蕃」採用同化主義的「教化」政策，因為對於這些不能以「化蕃」稱之的「歸順蕃」，其歸順僅表示承認日本武力、物質及人口比他們富強，他們為了避免陷入滅族的噩運而以表面的順服暫時求得生存。然而，日本的總督府準備了一套同化政策，對於原住民而言，除了種族血統之外，其他一切勢必徹底改造，同化主義的理蕃政策，就是要從地球上完全消滅「蕃人」與「蕃地」的存在，而使「日本帝國」的新種籽播長於新領土上。也就是從文化侵略政策的角度而言，台灣總督府以統治者的優勢文化姿態，藉武力的強制為後盾，企圖在殖民地移植日本文化。¹⁴

1910 年大崙崙地區經歷長達半年的戰事，總督府在完全控制這個地區之後，廢除了角板山地區的「隘勇線」以及「蕃地」，並在 1917 到 1926 年之間在角板山地區陸續設立高雁、竹頭角、高義蘭等三所蕃童教育所。我們可以從鈴木質在 1926 年的報告所提及蕃童教育的情形：「很多實行修身課的形式，是擺在祭日儀式，並以日本內地式行事，達到精神感化。」¹⁵來解釋總督府在角板山地區陸續成立蕃童教育所的緣由。由此可知，從 1907 年「征討北蕃」的「理蕃」政策到轉變為 1915 年的「教化」措施，總督府對於蕃童教育的立場，漸漸地從「馴化」泰雅族的做法轉向成為將泰雅族「同化」為「新日本人」。

（三）帝國凝視下的「他者」

當我們回頭來看「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時，照片裡人物的姿勢、位置以及畫面的構圖，處處顯露出這是一張經過人為刻意地安排、設計與製作的照片。除了要追本溯源地探問（sourcing）：這張照片的拍攝隱含著什麼樣的意圖之外，這張以明信片形式流通的照片背後，透露出那個時代脈絡（contextualization）什麼樣的觀點與訊息？我們觀察〈角板山蕃童教育所〉時，必須將這張照片與其所處的時代觀點產生連結（contextualizing），才能解讀出這張照片所傳遞的訊息。

這張照片所發行的時間 1930 年，正是總督府自「理蕃」事業成功，將統治權漸漸深入包括角板山的台灣山區之後，自 1915 實施「同化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變得像日本一樣。雖然統治者美其名為「同化」，但實際上對殖民地人民在法制與政治權利上採取差別待遇，卻在文化與教育政策上同化於日本內地。¹⁶

因此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拍攝，是作為總督府在理蕃政策下的「宣示」：照片裡的教室掛著大大的日本地圖以及日人肖像，原住民學童穿著日本和服坐在教室裡學習日語，這種將「日本化」等同於「近代化」的作法，試圖抹去原住民的集體記憶與主體意識，意味著殖民之眼

¹³ 鈴木質（民 17）。教育所に於ける教育標準改正と其の實施に就いて。臺灣警察協會雜誌（64 頁）。轉引自：李佳玲（民 91）。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 年）（32 頁）。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¹⁴ 藤井志津枝（民 86）。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269-270 頁）。臺北：文英堂。

¹⁵ 總督府囑託鈴木質（民 15）。蕃人教育私見（2）。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66 頁）。轉引自：李佳玲（民 91）。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 年）（31 頁）。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¹⁶ 陳翠蓮（民 92）。抵抗與屈從之外。政治科學論叢，18，147。

的凝視下，被觀看原住民被消泯了個人特質與主體性，僅作為被拍攝的客體，¹⁷ 讓我們得以窺見日本的「殖民心態」。

這類型的照片所傳遞的訊息是，相對於文明先進的日本，台灣的「蕃人」象徵落後的蠻民，是沒有文明的人。除傳遞了符合其帝國殖民眼光下的形象外，日本在統治方式與核心思想上亦是遵循著這種文明史觀，將原住民塑造成一種刻板的形象，並將原住民置於獨特的殖民管理系統下。¹⁸由殖民的歷史脈絡下來探討這張照片，可以看出其所指涉的不單是異文化間的接觸，更是分析文化變遷、權力競逐與運作的場域。作為文本的照片實際上是深受意識形態所滲透與銘刻，並藉由再現與傳播形成特定論述。¹⁹

從薩伊德（Edward Said）「權力—知識」的觀點來看「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反映出帝國日本對殖民地台灣建構刻板形象的運作方式。正因為當時的台灣被日本放置在帝國權力的話語下，在話語與權力的網絡中被「他者化」，成為被批判、被研究以及被描寫的對象。²⁰因此，我們對於「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的觀看方式必須保持高度警覺，必須留意照片所呈現的視角，是帝國對殖民地的支配形式，透過知識架構（不文明的台灣人）及其工具（明信片裡的照片）加以傳播，形成一種知識與權力網絡中的「殖民論述」。按照薩伊德的說法，照片裡的台灣，其實是殖民者看待被殖民者，依照其權力支配的意志，所形塑出來的歷史想像，²¹ 這就是「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所被隱藏另一面的「真相」。

教科書中被簡化作為日治時期「差別待遇的殖民教育」的印證，或是在網路資訊中當作「有圖為證」的證據，這種「有圖有真相」的認知方式無法理解「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所能傳遞的多重意義，必須藉由爬梳出文本背後更為寬廣複雜的背景脈絡（contextualization），才能閱讀出隱藏在文本背後的「真相」。

但是，單單從「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就能夠反映當時角板山泰雅族學童受教育的實際情形嗎？照片中學童的表情為何會如此嚴肅、動作如此整齊？旁邊站著的是老師還是警察？為何坐在教室後方的學生年齡較大？學童在教育所內學習的實際狀況是什麼？我們無法從這張照片當中尋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因為單單從一份資料所得出的推論，從來就不能單獨成立，它們總要經過交叉驗證（corroboration）——從其他無論是原始或二手的資料來考察。²² 因此，要理解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當中關於當時泰雅族學童教育的實際情形，我們必須仰賴其他相關的文字與圖像資料與這張照片所提供訊息之間的交叉辯證，才能抽絲剝繭地拼湊出較為完整的「圖像」。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中，教室後面牆上掛著一幅諾大的日本地圖、整間教室的泰雅族學童都穿著日式和服而非泰雅族傳統的服裝、學童們的表情與動作所呈現出沉靜嚴肅的氛圍、坐在教室後方明顯超齡的學生以及旁邊站著的像是警察的老師，似乎對著我們吐露關於「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許多訊息。

但是單從這張照片形成的孤證尚不足以說明「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真實情形究竟為何？必須從相關資料所提供的訊息與這張照片之間交叉驗證（corroboration），才能提供我們作出

¹⁷ 劉紀蕙（民 90）。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略（147 頁）。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¹⁸ 藤井志津枝（民 86）。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6 頁）。臺北：文英堂。

¹⁹ 陳芳明（民 100）。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237 頁）。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²⁰ 陶東風（民 89）。後殖民主義（78 頁）。臺北：揚智出版社。

²¹ 陳芳明（民 100）。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224 頁）。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²² Peter Seixas and Tom Morton（2013）。Thinking about Evidence. In *The Big Six : Historical Thinking Concepts*, 48. Toronto : Nelson Education.

合理推論的足夠證據。

資料 3：角板山蕃童教育所明信片

這張以「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為主題所拍攝的照片是來自 1930 年台北「生蕃屋商店」所印行的明信片，畫面中出現許多與〈資料一〉相同的元素：動作與隊形整齊一致但年齡卻不一致的泰雅族學童、在旁監看的老師、日本服裝與國旗，作為被拍攝主角的泰雅族學童們並未穿著傳統服裝而穿著日式和服，在這堂戶外課當中，最左側的學童高舉類似武器的木棍，中間兩排的學童手舉著日本國旗，最右側的學童平舉雙手向前對齊，泰雅族學童們排列整齊且精神抖擻地在看似被設計安排的構圖當中展現的，並非從泰雅族主體出發的勇健氣魄，而是被偷樑換柱地代換為象徵日本統治者的大和魂。

面對兩張同樣在 1930 年發行的「角板山蕃童教育所」明信片，我們可以藉由與那個時期蕃童教育相關的一手與二手資料來幫助我們探究當時「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實際情形。

從 1928 年重新修訂的「蕃童教育標準」揭櫫蕃童教育目的為「施以德育，涵養國民必要之性格，習慣於善良之風習、兼以教授生活必須簡易的知識技能。」來看，總督府實施蕃童教育主要目的是為了匡正原住民原有的「不良」德行與風俗習慣，並且重新「塑造」原住民的性格與文化。那麼所要「涵養」與「塑造」原住民的性格與文化是什麼呢？



資料 4：總督府委託學者鈴木質的調查報告、資料 5：歷史學者藤井志津枝的研究

根據總督府委託鈴木質在 1926 年針對蕃童教育提出的報告當中，明顯地回應了臺灣總督在 1922 年頒布「臺灣教育令改正」所訴求的「同化政策」，表示蕃童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將原住民同化為日本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學習國語（日本語），或是從學童服裝、教室布置、課程安排等外在形式並進而促成精神的同化，這樣才能重新塑造原住民，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與鈴木質的調查報告抱持著同樣的觀點，歷史學者藤井志津枝認為臺灣總督所推行的理蕃政策，從「征討」的策略轉向為「教化」後，對於泰雅族的學童實施「同化主義」的教育便是總督府在理蕃後期的施政重點，包括與日本人直接用日語溝通、習染日式的禮儀、灌輸日本文化優越的思想、實施變相的軍事操練等等，實施蕃童教育明顯地就是要從根拔除原住

民主體性的意識與文化，讓位給統治者所代表的優勢日本文化，企圖在「蕃地」移植日本文化並且將「蕃人」改造為日本人。

若是將〈資料 4〉總督府委託鈴木質的報告與〈資料 5〉歷史學者藤井志津枝的研究與兩張明信片相對照，可以看出這兩張同樣在 1930 年所拍攝的「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課堂上佈滿著象徵日本文化的符碼：學童穿著的日式和服、教室牆壁上大大的日本地圖、學童手持的日本太陽旗等，幾乎構成照片畫面的主體。甚至兩張照片中監看著學童的老師、學童們整齊一致的動作與拘謹靜默的神情所營造出嚴肅凝重的課堂氛圍，不正是日本所特有重視紀律與一絲不苟的民族精神的再現嗎？

資料 6：台灣總督府委託學者丸井圭治郎所做的調查報告

〈資料 1〉這張照片中，在充滿沉靜嚴肅氛圍的教室右側站著的老師，在穿著上卻明顯地像是一位警察，這個和現今課堂存在著很大落差的場景造成我們在閱讀這張照片時的困擾：這位監看著學童的角色到底是教師還是警察？但是這個困惱卻能成為我們探究的起點——「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老師是由警察來擔任嗎？

「蕃界」在佐久間的「五年理蕃」計畫當中被平定之後，總督府對於如何撫育蕃人的計畫便是根據所委託的學者丸井圭治郎在 1914 所提出的報告來規劃，丸井認為，蕃童教育可以集中蕃童施以教育，就像以蕃童作為人質，讓蕃童的家人有機會和警察密切的聯繫，為警察管理並控制蕃人鋪路。加上山區交通來往不便，若要普及蕃童教育，在各蕃社的駐在所（警察局）之處設置教育所的確會比較方便，由於學生不多，沒有配置專任教師的必要，因此讓巡查（警察）兼任教育的工作成為執行撫育蕃人政策中最为方便可行的做法。

總督府對於蕃童教育所的師資是由警察擔任，明顯地是著眼於控制蕃地與管理原住民的考量，但是缺乏教學專業與素養的警察人員來擔任教書的工作，對於蕃童教育的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情形呢？我們無法在〈資料 1〉這張照片當中觀察到，必須要從其他相關的文字資料來探究這個議題。

另一方面，我們從丸井圭治郎所做的調查報告中亦可窺見當時總督府推行蕃童教育的實際情形：做為理蕃政策最前線的蕃童教育所，一方面要應付來自理蕃最高當局蕃務本署貫徹政策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得面對落實蕃童教育的實際困難，而處在進退維谷的矛盾當中。面對學童的高缺席率，學校擔憂因為過低的學生出勤率而會被上級單位責怪，於是「強迫」蕃童上學。

教育所「強迫」蕃童上學明顯地反映出蕃童上學的意願低落，為了解釋蕃童為何不上學的原因，丸井的報告中提及包括蕃童本身沒有向學心、雨季路斷造成上學途中會有危險、被家裡的父兄斥責……蕃童就會不上學。丸井還注意到蕃童家中父母常因為「迷信」而阻止蕃童入學，意謂著蕃童入學與原住民傳統的信仰習俗不合，都是導致蕃童教育所面臨招生困難以及學生出席率低落的原因。從丸井建議總督府落實蕃童教育的同時必須考量蕃童上學意願低落因素的報告，讓我們看見了蕃童教育所面臨的困難與壓力，這些現實情形都無法在「角板山蕃童教育所」明信片當中呈現出來。

資料 7：日本學者櫻井隆的研究

兩張明信片當中，不論是坐在教室後方或是站在操場隊伍後方的學童，年齡明顯地比前方的學童大上許多，這種類似今天所謂混齡式的學習情況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嗎？如果存在，

那麼是基於什麼原因所形成？根據日本學者櫻井隆的研究，「由於多數蕃地學童距離教育所甚遠，不僅學童就學意願減低，駐在所警員也難以全數掌握和強迫已到入學年齡學童就學，使得教育所學童年齡差距甚大」。而坐落在大嵙崁山區的角板山蕃童教育所，位於一個群山環繞的環境，各社各部落之間的距離遙遠以及交通不便，加上學童家長反對自己的小孩入學，造成泰雅族學童的就學意願低落，都是促成教育所當中泰雅族學童就學人數過少的原因。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為家住較遠的學童提供宿舍之外，讓學齡較大與較為年幼的學童混齡共學便成為當時許多蕃童教育所為了解決學童人數過少的問題所採取的措施。

資料 8：總督府委託佐山融吉等學者的《蕃族調查報告書》

在總督府委託佐山融吉等學者在 1919 年對於泰雅族所做的調查報告當中，除了和許多資料同樣地說出泰雅族人不願意讓孩童前往教育所讀書與消極抵制的情況之外，也讓我們看到當時泰雅族學童本身不喜歡上學或是經常遊玩、逃學、謊騙父母，甚至讓許多日本老師對於教學產生無力感而辭教職回日本的實際情形。日本老師教授泰雅族學童所感到的困難，究竟是泰雅族學童學習的成績不佳？還是學習態度惡劣？我們無法從「大嘆禽獸不可教」這句情緒性的措辭得到印證，但是從記錄中所提及不喜歡上學、逃學、謊騙的情形來看，泰雅族學童絕對不是乖乖地坐在教室內認真聽話的乖巧學生，這份報告當中所呈現泰雅族學童的形象與兩張明信片當中學童乖巧端坐或是動作一致的情形存在著很大的落差，得以顯示由官方所「製作」出來的照片無法呈現當時「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真實情形。

那麼，角板山的泰雅族學童真的都不喜歡上學？都喜歡逃學或是不聽老師的話嗎？我們從角板山所隸屬的《復興鄉鄉志》當中看到不一樣的故事……

資料 9、資料 10：復興鄉志與角板山泰雅族耆老的口述紀錄

在 2014 年由歷史學者傅琪貽所編撰的《復興鄉鄉志》在討論「角板山蕃童教育所」時，呈現了這位曾經在日治時期就讀教育所的泰雅族耆老 Masa Tohui 的訪談。訪談的前段描述了部落頭目為了抵制統治者「強制」孩童入學當「人質」的做法而私下找貧窮家孩童替代自己孩子入學，但事後段說明了這位 Tohui 泰雅族學童上學之後，卻發現教育所很好，包括上學有衣服穿、有美味的三餐、環境清潔、晚上還能蓋毛毯、老師很好等優點，呈現和前面許多資料當中關於教育所不同的面相，而文末「後來這些上過學的人都成為當時最優秀的人才」的結論表示教育所對於當時就學的泰雅族學童確實達到學習的成效，讓這些受過教育的學童成為改變當地部落生活的重要推手。

和前面的一手資料多數是總督府委託學者所做的調查報告最大的不同，〈資料十〉泰雅族耆老 Masa Tohui 的口述資料是來自蕃童教育所的教育主體泰雅族學童的親身經歷，在他的描述當中呈現出與其他資料不同的觀點，那就是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確提供了相對良好的環境與教育，提升了泰雅族學童的知識水平與視野，對於當地部落的發展是有幫助的。

〈資料 10〉Masa Tohui 的口述資料和〈資料 8〉《蕃族調查報告書》當中蕃童不喜歡讀書的描述明顯地不同，Masa Tohui 的口述資料提供來自受教者的訊息讓我們得以從更多元的角度來觀看「角板山蕃童教育所」，但是 Masa Tohui 的觀點與想法是否能夠代表當時其他泰雅族學童？還是只能說明某種類型或是階層學童的觀點？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地對於 Masa Tohui 口述資料的脈絡來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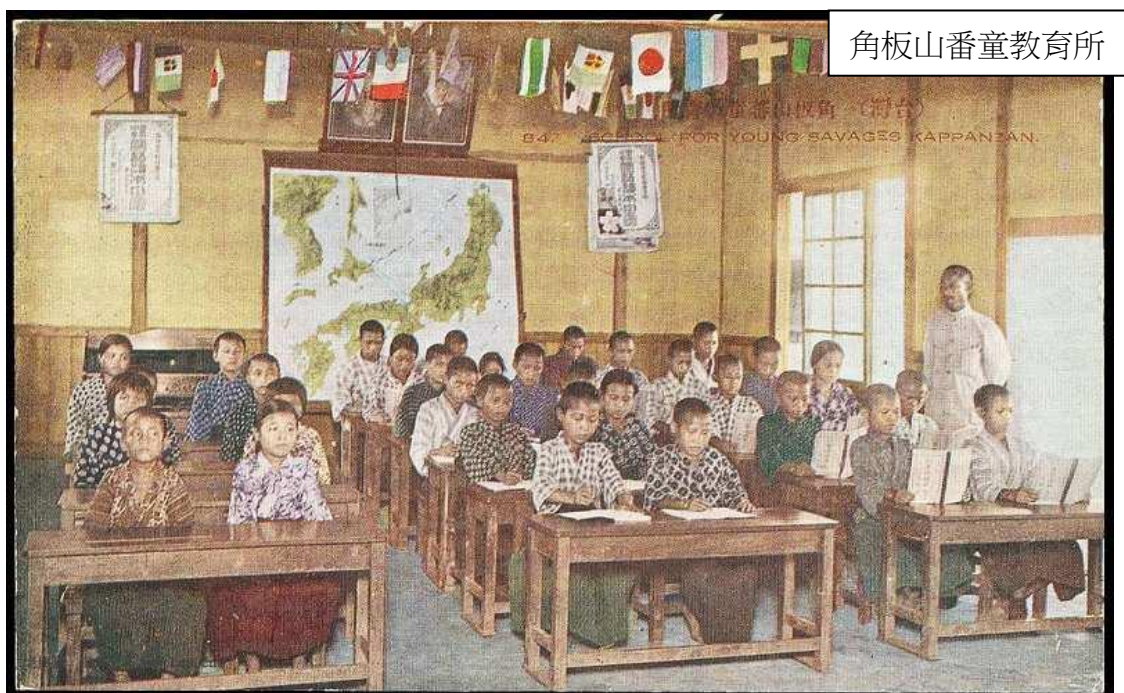
五、教材

照片能說明「蕃童教育所」的真相嗎？

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藉由照片來傳遞訊息，除了照片比文字更簡單易懂之外，照片也似乎比文字更接近事實真相。但是，有「圖」真的有「真相」嗎？照片真的比文字更簡單易懂嗎？為了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將從以下這張照片開始……

這張出現在國中七年級教科書裡的照片〈角板山蕃童教育所〉《資料 1》，是來自 1930 年台北「生番屋本店」所印行的明信片，台灣在日治時期的 1920 到 1930 年這段期間所流通的明信片當中，出現許多位於今天桃園縣復興鄉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為主題官方所拍攝的照片。

〈資料 1〉



《想一想》

1. 這張照片告訴你蕃童教育所上課的情形，你所看到的蕃童教育所內教室的情形是怎樣的？

2. 可以用那些字來形容這間教室？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3. 這張照片會讓你想問什麼問題？

若是我們要從〈資料 1〉這張照片來認識日治時期位於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真實情形，

就需要先問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會有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為什麼要拍攝角板山的蕃童教育所？

〈資料 2〉〈角板山大事記〉

- 1905 年 角板山泰雅族與日軍在大嵙崁山區（今桃園大溪）發生激烈戰鬥，稱「大嵙崁事件」。
- 1907 年 日軍警在角板山區域內的枕頭山遭遇泰雅族襲擊，日軍警以重砲與榴彈猛烈攻擊佔據枕頭山，稱為「枕頭山之役」。
- 1909 年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開設。
- 1910 年 台灣總督佐久間馬太開始執行「五年理蕃計畫」，在角板山所屬的大嵙崁山區採取武力討伐以逼迫的方式讓當地的泰雅族歸順。
- 1915 年 台灣總督府結束以征討為主的理蕃事業，改變為以教化與同化原住民為主的政策。
角板山地區高雁、竹頭角、高義蘭三所蕃童教育所設立。
- 1917-26
霧社抗日事件之後，台灣總督府除了增加警察的數量以掌控原住民之外，並且加強安撫與感化原住民的工作。
- 1930 年

《想一想》

4. 根據〈資料 2〉，你認為 1915 年以後角板山泰雅族與日本政府之間經歷了什麼改變？

5. 〈資料 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照片的拍攝與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否有相關？為什麼？

為了進一步了解西元 1930「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實際情形，我們要從以下〈資料〉3-5 等三則資料，來和〈資料 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相互對照，找出〈資料 1〉這張照片到底在說什麼樣的故事？表達什麼樣的觀點或是訊息？

〈資料 3〉《角板山蕃童教育所》1930 年台北「生番屋商店」發行的明信片



〈資料 4〉台灣總督府委託學者鈴木質所做的調查報告

應順應蕃人的生活進展和現狀實施教育。同時務必在形式同化加上精神的同化。……為了同化為日本人，必須執行和漢族公學校相異的「蕃童教育」獨特的學制，而國語（日本語）才是原住民以及漢族語言統一的「國民」意識的確立。

鈴木質，〈蕃人教育私見 5〉，1926

〈資料 5〉歷史學者藤井志津枝的研究

「蕃童教育」在同化政策當中被視為最根本的措施。只要能用簡易的日本話，與日本人直接溝通，並習染日式的禮儀，以懇切的態度面對統治者，在統治者一聲令下立刻採取很有規律的行動等，就算達到教育的目的。

藤井志津枝，《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理番政策》，1997

《想一想》

6. 將〈資料〉3-5 對照〈資料〉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之後，你認為這三則資料能說出什麼和照片相同的故事？

資料出處	資料訊息	相同的故事

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之間，角板山地區泰雅族對於日本的態度從反抗到臣服，日本似乎完全控制了他們。〈資料 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裡所呈現學童們全都規規矩矩地服從的樣子，真的能夠說明角板山地區泰雅族學童受教育的真實情形嗎？

〈資料 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能夠說出那些故事？無法說出那些故事？我們要用以下〈資料〉6-10 等五則資料，來探究日治時期角板山蕃童教育所裡的真實情形。在接下來的活動，我們分別將〈資料〉6-10 的每個資料來對照〈角板山蕃童教育所〉〈資料 1〉這張照片，找出這張照片可以說出來的故事，以及無法說出來的故事。

〈資料 6〉台灣總督府委託學者丸井圭治郎所做的調查報告

學校報告指出，恐怕被怪罪為自己職務的怠慢，於是強迫蕃童出席。但是蕃童及父母沒有向學心，每年雨季造成交通中斷，蕃童常要涉溪危險，父兄斥責，終究退席。……教育當事者應以勸誘蕃人學齡學童就學……但是蕃人多迷信，以致於避免兒童就學，所以應該顧慮蕃情，不應只單就教育著眼。

警察從事蕃童教育的經驗缺乏；對於蕃童很嚴酷；缺乏素養，常在教室對蕃童罵「馬鹿野郎」，讓學生習得不良的國語教育。

蕃童教育所可說是以蕃童為人質，集中蕃童施以教育，可以增加蕃人和警察聯繫機會。教育所由警察管轄，有許多方便。……所以在蕃地普及教育，最好在各蕃地警察局的的地方設置教育所。

丸井圭治郎，《蕃童教育意見書》，1914

〈資料 7〉日本學者櫻井隆的研究

由於多數蕃地學童距離教育所甚遠，不僅學童就學意願減低，駐在所警員也難以全數掌握和強迫已到入學年齡學童就學，使得教育所學童年齡差距甚大。也因此，住宿學童不少。

櫻井隆，《霧社事件前後の日本語教育》，1991

--	--	--

8. 將〈資料〉6-10 對照〈資料〉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後，你認為這五則資料能說出什麼照片無法說出來的故事？

資料出處	資料訊息	不同的故事

《我的調查報告》

你認為〈資料〉1〈角板山蕃童教育所〉這張照片是否能說明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真实情形？請根據教材當中所提供的資料來討論。

根據資料 (), 這張照片可以說明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部分真相。

根據資料 (), 這張照片卻無法說明角板山蕃童教育所另一部分的真相。

所以關於這張照片是否能夠說出角板山蕃童教育所的真相，我的想法是……

六、參考文獻

(一) 網路來源

<http://tmdb.ncl.edu.tw/DOFiles/00/00/06/09/cca-1-20001-pc-tw-002414362-n.jpg>

<http://tmdb.ncl.edu.tw/DOFiles/00/00/06/09/cca-1-20001-pc-tw-002414366-n.jpg>

(二) 期刊文獻

1. 王健文 (民 97)。圖像是另外一種文本—歷史教科書中的圖文關係。《翰林社會天地》，13。
2. 劉紀蕙 (民 91)。文化研究的視覺系統。《中外文學》第 30 卷，12。
3. 趙惠玲 (民 93)。後現代教育思潮。《台灣教育》，628。
4. 王雅倫 (民 87)。忽近似遠~一世紀臺灣老照片顯影。《臺灣攝影年鑑綜覽：臺灣攝影發展概述》。臺北：原亦藝術工作室。
5. 陳翠蓮 (民 92)。抵抗與屈從之外。《政治科學論叢》，18。

(三) 專書

1. Gillian Rose，王國強譯 (民 100)。《影像的思考—視覺研究導論》。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 Peter Burke，楊豫譯 (民 97)。《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 陳懷恩 (民 97)。《圖像學：視覺藝術的意義與解釋》。臺北：如果出版社。
4. John H Arnold，李里峰譯 (民 97)。《歷史之源》。臺北：譯林出版社。
5. Richard J. Evans，潘振泰譯 (民 91)。《為史學辯護 (In Defense of History)》。臺北：巨流出版。

版公司，2002。

6. 陳宗仁主編（民 92）。**世紀容顏：百年前台灣原住民圖像**。臺北：國家圖書館。
7. 姚春雄（民 94）。**設計本事：日治時期臺灣美術設計案內**。臺北：遠足文化出版社。
8. 劉紀蕙（民 90）。**他者之域—文化身分與再現策略**。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9. 陳芳明（民 100）。**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10. 陶東風（民 89）。**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出版社。
11. 藤井志津枝（民 86）。**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臺北：文英堂。
12. 傅琪貽主持（民 99）。**大嵙崁流域北泰雅族抗日事件始末成果報告（精簡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未出版。
13. 傅琪貽等編撰（民 103）。**復興鄉鄉志增修，上卷**。桃園：復興鄉公所出版。
14. 佐山融吉主編（民 101）。**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五冊**。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15. 陳錦榮編譯（民 67）。**日本據臺初期重要檔案**。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6. 李佳玲（民 91）。**日治時期蕃童教育所之研究（1904-1937 年）**。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17. 臺灣教育會（民 84）。**臺灣教育沿革誌，1940**。臺北：南天出版社。
18. Peter Seixas and Tom Morton（2013）。Thinking about Evidence. In *The Big Six : Historical Thinking Concepts*. Toronto : Nelson Education.